

“后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谢立中

〔摘要〕 在西方有关文献中,“后现代”及与其相关的“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等词都是一些内涵模糊、歧义颇多的概念。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它们加以区分,即将“后现代”看成一个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而将“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社会历史状况,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将“后现代化”界定为实现“后现代性”的一种过程。即使作了上述清楚区分,“后现代”词族中的每一个概念也都至少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含义或用法。

〔关键词〕 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5-0110-05

在西方有关文献中“现代性(modernity)”与“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与“后现代(post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等词,都是一些内涵模糊、歧义颇多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含义仔细地加以辨认和分析,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

在标题所列的这几词当中,“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化”两词出现的时间相对而言要比“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两词出现的时间更晚。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不是语词演变过程中的一种简单的时间延滞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所谓“后现代转向”问题的认知上的转变。

据考证,“后现代”一词早在1870年就出现过。当时一位叫恰普曼(J. M. Chapman)的英国画家用“后现代绘画”一词来指称一种他认为比法国印象派要更现代、更前卫的绘画法。^[1]到了20世纪上半叶,这个词又曾经多次出现。德国学者潘诺维兹(Rudolf Pannowitz)在1917年出版的《欧洲文化之危机》一书中使用“后现代”这个术语来描述当时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和价值崩溃现象。^[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为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一至六卷所写的概要中,撒莫维尔(D. C. Somervell)也使用了“后现代”这个词,在他那里,这个词已经具有了一种与现代时期断裂的意涵。到了1954年,汤恩比本人在新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的第八至十一卷中也采用了“后现代”这个词。撒莫维尔和汤恩比用“post-Modern age”这个词来指称西方历史中起始于1875年,继黑暗时期(675—1075)、中古时期(1075—1475)和现代时期(1475—1875)之后的那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战争、骚动和革命。^[3]1957年美国文化史学家罗森伯格(Bernard Rosenberg)在《大众文化》一书、经济学家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明天的界标:关于新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后现

〔作者简介〕 谢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哲学博士, 北京 100871。

代世界”这个词来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形。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也使用“后现代”这个词来表示一种与“现代时期”不同的新历史时期。^[4]“后现代”这个词也出现在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劳(Geoffrey Barraclough)于1964年出版的《当代史学导论》一书中,他也用这个词来表示“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5]这些详尽的考证表明“后现代”这个词在它成为西方学术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流行术语之前,已经拥有了漫长的历史。但尽管如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后现代”这个词还只是极少数学者们的囊中之宝,既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更没有对当时的学术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后现代”这个词的广泛流行,可能要归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广泛运用。大约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文学艺术领域中许多评论家们开始运用“后现代”以及由这个词所生成的“后现代主义”一词来评论当时在绘画、诗歌、小说、电影和建筑等领域中广泛出现的一些被认为是与以往的“现代主义”不同的文化现象,遂使“后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术语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流传开来,逐步成为一个当代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概念。

当然“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也不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的。据I.哈桑(Ihab Hassan)等人的考证,至少早在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暨拉美诗选》一书中,F.奥尼斯(F. Onis)就已经使用了“后现代主义”这个词,随后D.费兹(Dudley Fitts)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拉美诗选》中也使用了这个词。“他们两个人都用这个字来说明现代主义中潜藏的一股与二十世纪早期的思潮完全相反的小潮流。”^[6]50年代,美国诗人C.奥尔松(Charles Olson)开始比较频繁地使用这个词来表达当时诗歌中存在的一股反现代主义的潜流以及某种反理性主义立场。^[7]1959年和196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和哈利·勒文(Harry Levin)也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8]不过直到这里与“后现代”一词一样“后现代主义”一词也还只是少数文人墨客的专用品。即使在知识阶层中它也还没有流行开来。

真正使“后现代主义”从而使“后现代”这个词流行或普及开来的是美国文学批评家哈桑。他在7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在文化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豪和勒文对“后现代主义”所持的那种消极态度不同,哈桑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比较积极、肯定的态度,将它视为是“反抗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中压制面向的积极发展”,是整个西方社会变迁的征兆。^[9]这种积极、肯定的态度显然帮助了“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一词的扩散。到了70年代“后现代主义”论述在建筑学等领域中也开始发展起来。英国建筑学家C.詹克斯(Charles Jencks)被认为是首先在建筑学中使用“后现代”一词的人。他在1977年发表的《后现代建筑的语言》一书中,用“后现代主义”来指称一种与传统的现代主义建筑不同的建筑风格,并对其大加张扬。詹克斯的论述据说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进一步推动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一词的传播。自此以后“后现代主义”一词及其相关论述在其它领域中也逐步繁衍起来,成为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语。

从上面简要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术语之间在含义上还是有着较大差别的。“后现代主义”一词首先是出现在文学领域,然后才逐渐扩散到艺术、建筑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它主要指称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后现代”一词虽然也首先是在绘画等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则更多地具有了一种社会学的意涵,是一个涵盖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一词的早期扩散过程中,人们并未对这两者的含义明确地加以区分。人们常常在同一种含义上随意地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中)。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这两个词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它们与“后现代性”这个词之间。“后现代性”一词到底是什么时候首次出现的,似乎尚无明确考证。不过至少我们在哈贝马斯于1980年接受阿多诺诺奖时发表的获奖演讲中,就已经发现了“后现代性”这个词。但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在这篇演讲中“后现代性”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同义词来加以使用的,主要指的是美学的“后现代性”或文化的“后现代性”。

总的来说,在西方60年代至80年代末之间有关“现代”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中,“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三个概念在不少人那里其涵义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差不多都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文化”的同义词。似乎只是到了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这三个概念的涵义才开始在大

多数人那里逐渐地分化开来。

二、“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含义分化及“后现代化”的出现

以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我们大致可以肯定,进入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相关概念的涵义才开始明确地发生分化。在1991年发表的《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一文中,Z.鲍曼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10]在1991年出版的《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则更明确地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概念区分开来。“后现代”被认为是后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和描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后现代性”用于指称和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者断裂,它包含着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的出现”。^①D.莱恩(David Lyon)在1994年出版的《后现代性》一书中也明确地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作为一种粗略的分析方法,将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一词和强调社会的‘后现代性’一词区分开来是值得的”;提出“后现代主义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后现代性……则涉及到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11]罗伯特·顿(Robert G. Dunn)在1998年出版的《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也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一词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但一些作者已经利用‘后现代性’一词来指称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发展。”^[12]在2000年出版的《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米歇尔·迪尔(Michael J. Dear)也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时代,这个时代以我们在认知事物的方式和创造城市的方式上的‘激进断裂’为特征。那些发生在认识论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决裂可以各自区别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后现代性则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13]

作为这种概念分化的自然结果,“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也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应运而生。费瑟斯通在上述著作中就已经区分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指出它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与“后现代性”所指称的那种“新社会秩序和阶段性转变”相伴随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14]S.克鲁克(Stephen Crook)、J.帕可斯基(Jan Pakulski)和M.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人更是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作《后现代化》。书中明确指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并且认为“后现代化”是一个比“后现代性”更为适当的概念,因为目前正在产生的新社会在具体形式上还是不确定的和有疑问的,“我们没有有关它是什么的确切知识,仅仅知道它不是现代性而已”。^[15]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16]

总的来看,就像“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之间的分化一样,进入90年代以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化”几个概念之间的含义区分已经逐渐地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②与这

①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1. 需要指出,这是费瑟斯通的一部文集,虽然结集出版的时间是1991年,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完成于1988年~1990年间。

② 需要指出,并非所有的学者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后都自觉自愿地接受和认同了上述概念区分。我们只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接受了上述概念区分,这也同时意味着仍然有一些人继续忽视或不接受这种区分。事实上,进入90年代后,有一些学者如弗·杰姆逊仍然一如既往地“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概念当作同义词加以使用,用它们来表达各种“后现代”文化思潮。另一些人,如K.库马(K. Kumar)则从后现代主义已经消解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这一点出发,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后现代社会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符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为轴心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严格区分或者说“后现代性”两种涵义之间的严格区分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见 K. Kumar, *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 New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5, Pp. 101-103. 不过,我们可以体会出,这里的概念等同与80年代末以前的等同已经有了质的区别,以前是将“后现代”等同于“后现代文化”,现在则是更多地倾向于将它们等同于“后现代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与过去以物质生产过程为轴心的“社会”已经有了重要区别。

种概念分化相伴随的一种现象,就是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地从文化领域逐步地转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及“后现代性”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后现代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

三、“后现代”词族的双重含义

不过,与我们在“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等概念当中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化”这几个概念不仅相互之间曾经存在着含义上的混乱,而且即使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含义已经分化开来的情况下,它们中的每一个概念本身在不同(甚至同一个)作者那里也还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意涵。这也是导致人们对它们的理解经常产生困难的原因之一。

简单地讲,仔细考察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有关的那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与人们对“现代”词族中那些概念的用法或理解一样,人们对“后现代”词族中这些概念的用法或理解也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广义的,另一种则是狭义的。事实上,“后现代”词族的双重意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词族的双重意涵所决定的。原因很简单,“后现代”词族本来就是在“现代”词族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对“现代”和“现代性”概念的理解必然地要影响到人们对“后现代”和“后现代性”概念的理解。

与“现代”概念相对应,“后现代”也是一个具有时间意涵的概念。简单地从字面上看,它应该指处于“现代”之后的那一个时间区段。与“现代”概念所具有的广义与狭义两种意义相联系,人们对“后现代”一词的解说也必然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类型。广义的“后现代”概念与狭义的“现代”概念相联系,指的是紧接在人们所经历的任何一个“当前”或“现代”时期之后的那一个时间区域。它也不是用来指称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区域,而是可以用来指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间区域。与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区域都曾经属于“现代”一样,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区域也都曾经属于“后现代”;与任何一个被称为“现代”的时间区域都将成为“往古”或者“过去”一样,任何一个被称为“后现代”的时间区域也都将成为“现代”。

特指或狭隘意义上的“后现代”概念则是与特指或狭义的“现代”概念相联系。它也是用来特指人类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阶段,即指人们通常以特指意义来指称的那个“现代”时期之后的时间区域。有人说:17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处在“现代”时期,而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则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这里所说的“后现代”自然就是一个特指意义上的“后现代”概念:它仅指紧接在17世纪以来的那个“现代”时期之“后”而(正在)产生的新时代。

“后现代”一词的不同用法自然影响着人们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词所作的理解和解说。与“后现代”一词的泛指或广义用法相联系,泛指或较广意义上的“后现代性”一词也就是用来描述紧接任何一个泛指或广义的“现代”社会历史阶段之后的那一个社会历史阶段,或者简单地说,是用来描述任何一个泛指或广义的“后现代”社会历史阶段。特指或狭隘意义上的“后现代性”一词则是用来描述紧接在特指或狭义的“现代”时期之后的那个社会历史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社会正在进入的那个新历史阶段(或状况)。

同样“后现代主义”也有广狭两种不同的含义。泛指或广义的“后现代主义”指称的是对任何一个处于“当前”或“现代”之主流地位的知识或文化思潮(即“现代”思潮)进行反叛、挑战、解构的那样一种(或一些)知识与文化倾向,这样一种反叛、挑战、解构“现代”的倾向可以出现在任何一种主流的知识或文化思潮之“后”。这样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的“逆现代”、“反现代”或“后现代”知识或文化思潮,实际上是任何一种后来成为主流的“现代”知识或文化思潮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必须阶段,一种新的知识或文化思潮,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总是以与“当前”、“现在”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那些知识或文化思潮相异或相悖,作为它们之“后”的现象而出现的,但如果它具有真正的生命力,那么或迟或早会取代现有的那种主流思潮而成为新的主流思潮,即新的“现代”思潮。这样来理解的各种“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不过是各种“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或一种状态。

特指或狭隘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则主要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在17世纪以来(以启蒙理性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流知识或文化之后产生,作为对这一特定知识或文化精神之反应甚至逆动的那样一些知识或文化思潮。它试图抵制和反对的主要是贯穿在17世纪起首先在西方形成,然

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这样一种“现代”时期当中，作为这一“现代”时期社会生活之基本原理的那样一些原则或精神，如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整体主义、中心主义、二元论等等。这也就是西方文献中通常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不过，对这一特指或狭隘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内涵、思想特征，西方学者之间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一种统一的看法，而是众说不一，相互之间甚至有很大差别。

“后现代化”指的是“后现代性”或“后现代”状况的实现过程，因此，“后现代”、“后现代性”这些术语的双重含义，必然隐含了“后现代化”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在内。广义的“后现代化”应该指的是任一泛指“后现代性”或“后现代”状况的实现过程，狭义的“后现代化”则指的是特指的“后现代性”或“后现代”状况的实现过程，也即人们认为当前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那样一种从17世纪以来的那种“现代”社会状况向一种非常不同的新社会状况转变的过程。不过，由于出现的时间比较晚，目前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大都是取的后一种含义。

四、结 语

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将上面分析、讨论的结果简要概括如下：

1. “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化”等概念相互之间在含义上本是存在着一定区别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区分。在许多文献中，人们常常是把它们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了困难。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应将它们的含义明确地加以区别，用它们来分别指称不同的对象，即将“后现代”看成一个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而将“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社会历史状况，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将“后现代化”界定为实现“后现代性”的一种过程。

2. 和“现代”词族中的那些概念一样，即使在对它们的含义作了上述清楚区分的情况下，“后现代”词族中的每一个概念也都至少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含义或用法。例如，广义的“后现代”一词指的是紧接在人们所经历的任何一个“当前”或“现代”时期之后的那一个时间区域；狭义的“后现代”一词则主要指的是紧接在17世纪以来的那个“现代”时期之“后”而（正在）产生的新时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几个概念或术语的广、狭义之分也与“后现代”一词的广、狭义之分大体相应。

〔参考文献〕

- [1][2][3][4][5][9]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91.
- [6][8] 哈桑. 后现代的转向[M]. 刘象愚译. 台北: 时报文化公司, 1993.
- [7] Hans Bertens. *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5.
- [10] Zygmunt Bauma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ost-modernity”, Thesis Eleven 29, 1991.
- [11] David Lyon. *Postmodern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2][16] Robert G. Dunn. *Identity Crises: A Social Critique of Post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13] Michael J. Dear.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 [14]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1991.
- [15] Stephen Crook, Jan Pakulski, Malcolm Waters. *Post-modernization; Change in Advanced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责任编辑: 何 频)